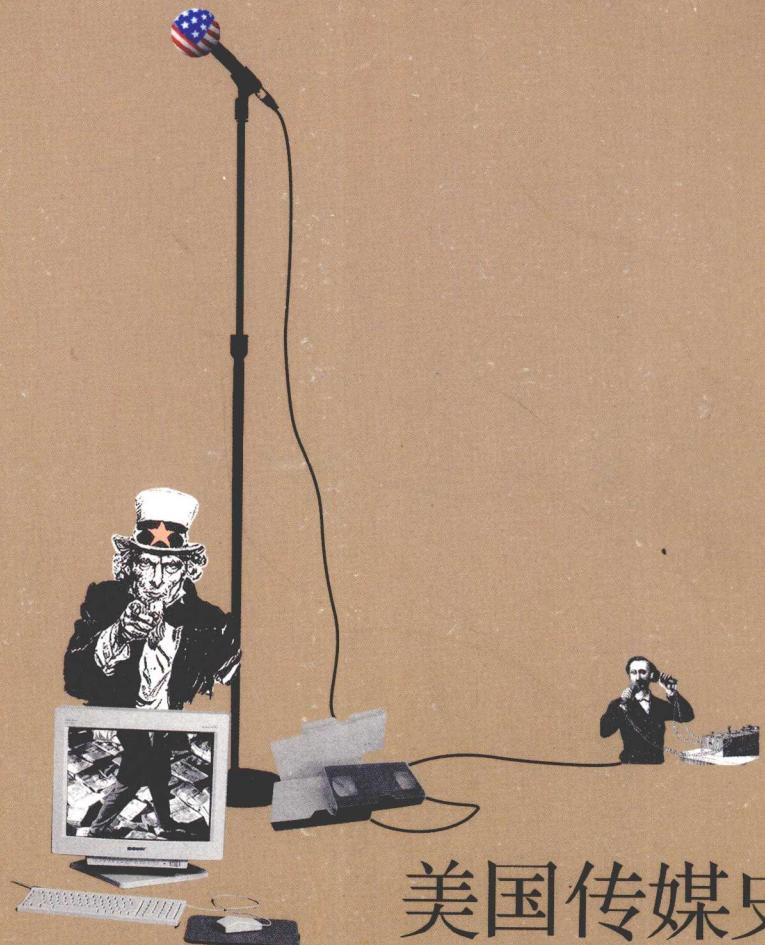




西方传媒与西方文化丛书
丛书主编 刘琛

The Media in America: a History



美国传媒史

[美] 大卫·斯隆 编著
刘琛 等译
戴江雯 校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西方传媒与西方文化丛书
丛书主编 刘琛

The Media
in America:
a History

美国传媒史

[美] 大卫·斯隆 编著
刘琛 戴江雯 苏曼 等 译
戴江雯 校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传媒史 / (美) 斯隆 (Sloan, D.) 编著; 刘琛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西方传媒与西方文化丛书 / 刘琛主编)
书名原文: The Media in America: A History
ISBN 978-7-208-08058-4

I. 美… II. ①斯… ②刘… III. 传播媒介—文化史—美国 IV. 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1563号

责任编辑 管鹏鹏
装帧设计 丁威静



美国传媒史

[美] 大卫·斯隆 编著
刘琛 等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45.5
插 页 2
字 数 692,000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8058-4/G · 1267
定 价 98.00 元

序

文化和传媒是今天传播全球化的重要使者，一个是无形的文明积累，一个是有形的传播形态，把我们带入有文化内涵的历史情境中。任何具有传播功能的大众媒介，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无不成为文化的载体，既表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展现人与物的关系。我们学习西方或是批判西方，离不开传媒的提示和诱导。

传媒是什么？按照我们的理解，传媒意味着传播信息符号的手段，当然要同时具备社会性和技术性。这包括已经拥有和溢出的以大量扩散为主要特征的当代媒介圈层（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诸如报刊、广播、电视、电影和广告等，更有不断更新的多媒体和互联网。一张餐桌、一种教育制度、一个咖啡馆、一个教堂的讲坛、一个图书馆的阅览室、一个墨盒、一个打字机、一个集成电路、一个夜总会并不是为“扩散信息”。就此而言，它们不是“媒介”，但是它们作为信息扩散的地点和赌注，或者情感的矢量和社会性的子宫进入传播的领域。没有这些“渠道”，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存在。

在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曼看来：“社会是由多重交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构成的。”这些网络是实现人类目标的组织和制度手段，其中包含意识形态权力网络。为什么人类需要意识形态权力？这里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人们不能仅仅依赖直接感受来认识世界并产生能动性作用，需要传媒来提供关于意义的概念和范畴。与其说传媒是世界的一面镜子，不如说传媒是世界的一个框架。第二，社会的形成和组织需要规范和共识，而这个共识的载体是传媒，由此引发出垄断规范的权力之争。第三，意识形态的表达往往具有审美性和仪式性，可以

充分借助传媒的信息扩散机制以更加本能的、无意识的、扩散的方式释放出弥散性权力机制。

作为一种权力运作的方式，传媒和文化的发展有两个变量：一是话语的委派形式，二是象征铭文的载体，二者相互之间的演变构成传媒和文化的历史。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中，信息首先被过滤和分类，一类是传统的文化意义上的社会信息，一类是跟社会技术、社会管理、社会生产相关的专业性信息，显然后面的这种信息受重视的程度更加明显。因为我们面临的时代是一个越来越注重于用市场、技术和效率方面的信息来拷问主体性的现实。传媒和文化所传播的很多观念、习俗、制度已经渗透到人的每个行为和每个动作中，从而自觉地成为社会权力的约束或压迫机制，一个柔性控制的技术机制。这些统称为传播和管理文化。有意义的是，通过媒介权力本身的实施，有些东西在放大，有些东西在缩小，那么这种放大或缩小的过程就是重新构建社会关系、重新描绘社会图景的过程，媒介权力亦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给人的想像、人的心理、人的意愿带来一个新的支配性因素。而从跨文化跨语境的传播效应来说，无疑是提供一个更大时空范围内想像的维度。

跨国文化过程中，信息流量循环的强化，不一定通向全球的同质化，而是通向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专业教育而言，信息交流和对外开放的互动始终存在一个了解“他者”的好奇和认真，学术翻译迄今依然扮演学科建设的重要角色，继续可以被看做是在信息的秩序中定位思想的部落。虽然在全国数以百计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我们已经有一些院系能够开设外国新闻传播史一类的课程，但“西方传媒与西方文化丛书”的抱负和热情仍然是不可多得的，并将有助于夯实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学术互动的信息平台。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

傅立军 教授

目录

001	导言	为什么学习传媒史
005	第一章	大众传媒的开端
028	第二章	印刷业在美国的发端（1600—1690）
053	第三章	殖民地时期的报纸（1690—1765）
076	第四章	独立革命时期的报纸（1765—1783）
102	第五章	政党报纸时期（1783—1833）
139	第六章	出版自由（1600—1804）
180	第七章	便士报时期（1833—1861）
210	第八章	南北战争前的出版业（1820—1860）
233	第九章	报业和南北战争（1861—1865）
255	第十章	边疆报业（1800—1900）
290	第十一章	报业和工业化时期的美国（1865—1883）
325	第十二章	新新闻主义时代（1883—1900）
370	第十三章	美国杂志（1740—1900）
390	第十四章	广告的发展（1700—1900）
419	第十五章	现代传媒的出现（1900—1945）
442	第十六章	传媒与改革（1900—1917）
460	第十七章	传媒与国家危机（1917—1945）
498	第十八章	广播时代的来临（1900—1945）
535	第十九章	娱乐传媒（1900年至今）
566	第二十章	大众杂志时代（1900年至今）
587	第二十一章	现代广告业（1900年至今）
613	第二十二章	公共关系（1900年至今）
639	第二十三章	变迁中的传媒（1945—1974）
675	第二十四章	当代传媒（1974年至今）
711	本书编著者	
718	译者后记	

导言

为什么学习传媒史

“研究历史的价值在哪里？”这是大众传播领域的学生和教师经常会问的问题。

表面看来，这个问题实在普通，甚至走访地方城市的学生时，也会遇到同样的提问。但是绝大多数的学生最终一定能够意识到历史的重要性。有趣的是，为什么大众传播专业的人总是质疑历史研究的价值？大众传播有哪些独特之处，以至于这个领域的人总是难以认识到历史研究的意义？早在几百年前，受教育人群就已经对此不再持任何异议了。

为了体现历史研究的价值，我们有无数的事例可以展示。我们可以说学习传媒史的重要性不亚于学习任何一种历史。自从希罗多德写下《希波战争史》，历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走过两千多年。在解释自己的目的时，希罗多德使用了希腊语中的“研究”一词，这也适用于我们对历史的探讨。“这，”他说，“是哈利卡那苏斯的希罗多德的历史研究记录，他发表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后世记住人们曾做过什么……”此外，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各项研究中，没有哪一项研究能够像历史研究一样长久。在新闻专业学校建立一个世纪前，以赛亚·托马斯（Isaiah Thomas）就写下了《美国印刷史》（*The History of Printing in America*, 1810）。从一开始，新闻类学校就把历史研究作为必修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传媒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可以惠及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从最广泛且最根本的意义上讲，过去的一切都有它内在的价值。对现在仍然活着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它还有吸引力。历史研究给后来人一个了解人类本质和历史真相的机会。它为过去的复杂思想和行为作出了解释，真实记录了人类的经历。历史学家的首要目标就是如实地解释过去。在解释的过程中，把握过去时代的思想和情感。历史研究的价值不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就像人类对艺术会感兴趣、会继续追求知识一样，历史有固有的价值。

即便如此，也有必要阐述历史研究的其他价值。其中之一是它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身份信息。它帮助我们从个体和群体两方面了解我们自己，并在帮助我们了解周围的人和世界方面，提供有价值的

知识。即使我们会说曾经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重演，我们也知道理解这些事情有助于我们解决未来会发生的问题。无论是正在研究战争、社会演进，抑或是其他的重大问题，我们都肯定会发现历史知识，以及回答为此而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无疑会有助于今天的我们成为见多识广的有责任感的人。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证明科研范畴的历史研究能够带来有效的启发和有益的回报。这是因为理解历史需要缜密的精确性、批评性的思考、成熟的判断力、分析能力以及想像力。在锻炼心智方面，这些都属于学术规范中最为严格的要求。

从这些广义上的原因中，我们不难看出，传媒史研究是有价值的。此外，在研究和专业实践中，大众传播的独特本质也可以为研究自己的历史提供研究的依据。在大众传播领域，其职业教育论、实用性和当代性都体现了历史研究的价值。在这个领域，历史知识为我们提供了比只着眼于研究传媒贸易工具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单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史就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

若论及其他辉煌价值，我们可以特别谈谈与大众传播专业研究有关的一些话题，比如：

历史研究让我们了解了今天的一切是怎样形成的。

通过历史比较，帮助我们了解现在，并对其作出评判。

历史研究，基于职业技能训练的视角，帮助我们了解怎样才能在专业实践中做到最好。

历史研究可以让我们从批判性思考的角度，更敏锐地去评判当今传媒业的运营。

实际上，在传播领域，更不应该低估历史研究的价值。就像理解一个人需要掌握他的背景，很自然地，试图了解当代情况也需要掌握它的起源、族群基础、发展和更广泛的文化互动。传媒，或者某种媒介的发展，既受到人力因素的影响，也受到非人力因素的影响。当然，分析这些问题不见得会对今天或明天的工作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它能够开阔一个人的想像力和视野，完善对事物的判断。最重要的，研究过去的成就，甚至只是进步和失败，无疑都有助于理解现在，塑造未来。

然而，人们如果想充分体验历史研究的价值，必须掌握恰当的研究方法。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那些历史学家是怎样出色地完成任务的——以及，作为学生的你，应该怎样从中获益。

举例说来，设想你希望充分了解过去的记者们是怎样完成报道任务的。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让我们选择类推法。

假设你并不是要理解过去，仅仅是希望充分地了解一个你从未去过的地方，一个遥远的国度，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去那里，而且尽可能花最多的时间了解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如果你无法亲身前往，第二个最佳方案也许是给那里的人打电话、跟他们通信、观看可能是由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反映他们生活的电视节目、阅读他们的报纸和杂志，以及研读这个国家曾经创造的一切资料，或者记录。由此不难看出，此时，从历史术语学的角度来说，这些信息就是“第一手资料来源”。

如果你想最大限度地了解历史的真相，你同样会这样做。毫无疑问，你无法亲身回到过去——但是，你却可以研读人们留下的历史记录。从中，你可以尽可能地去体会在过去某个特定时期和地点的人和他们的生活。当你充分而彻底地走近他们时，你会感觉到自己似乎就是生活在那时，生活在那里。如果你做到了，你就是一个历史学家。

让我们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再次解读历史研究的意义。设想一下，假如你所学的课业将占据你在未来几个月里的全部时间，使你无法像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那样去做研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依然希望能够了解过去的真相，或者说得更具体些，你希望更准确地了解过去的传媒状况。如果你不能像历史学者那样去工作，你的第二个最佳方案就是找到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并且分享他的研究成果。

也许，你会盼望这个历史学家是本着一定的基本原则进行研究工作的。也许，你会期待这个历史学家是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和其他的偏见的。也许，你会希冀这个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人们怀有真挚的情感，是真的对他们和他们的标准怀有浓厚的兴趣。举例说来，也许，你不希望这个历史学家在评价 18 世纪的记者时，根据的却只是后来才发展成型的原则——这些规范也许适应于眼前的环境，但是在 200 年前，它们还不存在（这是历史学家们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感”[present-mindedness]）。此外，你也许还希望这个历史学家在处理材料时是公正的；在对待所研究的人时，他是客观的。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历史学家，他遵循上述的原则，非常严格且又非常客观，你也许就会愿意相信和接受他（她）告诉你的一切。对于一位出色的历史学者来说，公正性是最根本的要素，而这正是历史研究提出的要求。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问，在论述某些历史片断时，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过程是怎样的呢？

简而言之，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的 4 个方面来回答：1. 认知；2. 溯源；3. 推断；4. 阐释。首先，历史学者必须要对手上的研究对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既可以借鉴其他人对此问题发表的看法，也可以求助于所能查找到的资料。一般说来，在认知阶段还应当关注编年史料（研究历史记录）。

其次，必须要锁定、搜集和评价所有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可信的资料来源。在此阶段，历史研究要培养分析从各种调研中掌握的不同类型的材料的能力。

第三，必须要对这些资料的来源进行推断，才能对其意义作出判断。推断要涉及探求背景事件，或者尚未揭示的内容。此外，在进行评断时，还需要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例如：内容分析、定量分析、心理分析和比较分析等）。如果觉得有必要，历史学者还会采用各种不同的理论，以此为自己的研究指明方向，从而避免歪曲事实。

最后，历史学者必须要对搜集和研读后的材料作出解释。为此，他们可以从某一特定的角度进行阐释——推因、概括和解释，并且明确研究的意义。在这方面，历史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在进行历史研究时，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曾经作出如下阐释：“每个时代在记录过去的历史时，都会重新以自己时代的至高标准为参照……而历史……总是在创造——从不曾停止。”特纳的这席话值得我们铭记。为了理解自我和理解社会，解释历史的努力要一直继续下去。

本书的编者们希望你可以从接下来的篇章中领悟传媒的历史。每章的作者都是该领域历史研究的专家。此外，他们是善于清楚地表达内容和解释观点的优秀作家。你会发现本书作者利用的资料来源非常丰富。它们既包括各种记录，也有该章涉及的人留下的诸多素材。当作者们使用二手资料时——也就是说，历史学者们的著作和文章——他们会进行遴选，并且以目前正在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和权

威们的著作为主。

然而，学生们如果认为所有的历史记述和阐释必须是完全精确的，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即便是出于最好的初衷、进行了最严谨的研究和最细致的编辑，仍然会有一些时期未能纳入考虑范畴，某些细节被遗漏，或者无法得出一致意见。在对重要的问题作出回答时，历史研究必须是诚实的。在寻找答案时，你应该带着各种问题去阅读书中的每个章节。那么，你会发现历史具有能够与读者进行互动的能力，而这正是历史研究诸多价值中的又一个。

第一章

大众传媒的开端

现代人醉心于无处不在的电子计算机、卫星技术、网络空间和信息高速路，认定它们将是引领未来的潮流。不过对于大众传媒专业的学生而言，认真回顾一下媒体的发端是必不可少的，借此他们才有可能真正了解这门与通讯报道、广告宣传、公共关系和广电业等联系在一起的学科。发展史研究在展示根植于世界多民族性的技术和哲学体系多样化的同时，也凸显了作为传媒基础的印刷和文字的重要性。因此了解大众传媒的起源不但有助于我们每个人更好地知道美国传媒的鼻祖和世系，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同人类这一大家庭。

文字究竟是经过漫长年代逐渐形成的还是横空出世的，历史学家对此一直看法不一。本章像早期传媒史的研究一样，主要采取了进化论的观点。而另有一些学者则摆出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证据，强调古人无一例外地重视促成传播的自然力量。在他们看来，文字并非历经千百年发展而成，也并非主要用于吵吵嚷嚷的生意经，它可能是神赐的，一下子就出现在古代中东人、亚洲人和美洲人的脑海里^[1]。

举个例子，传统的文字发展论常常忽视美洲印第安人的贡献。K. H. 巴索（K.H.Basso）和内德·安德森（Ned Anderson）曾在 1973 年发表了对西阿帕切人（Apaches）用过的一种“可靠、朴实、原创和高效的”文字的研究^[2]。阿帕切人的巫师塞拉斯·约翰（Silas John）称这套原生态的文字系统由“大神”在 1904 年托梦给他，专门用于记录流传在本部落的宗教祈祷仪式。巴索和安德森强调，尽管塞拉斯·约翰对拼音文字略知一二，他这套文字系统的书写形式及基本原理却与英语字母迥异。和塞阔亚（Sequoyah）在 1820 年前后创制的切罗基（Cherokee）音节文字相仿，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创新形式，巴索和安德森凭此将其列为“20 世纪北美印第安人重要的文明成果”。

《圣经》说，万物源于“言语”。人说，言语使人能够连贯表达，能够彼此分享思想和情感，因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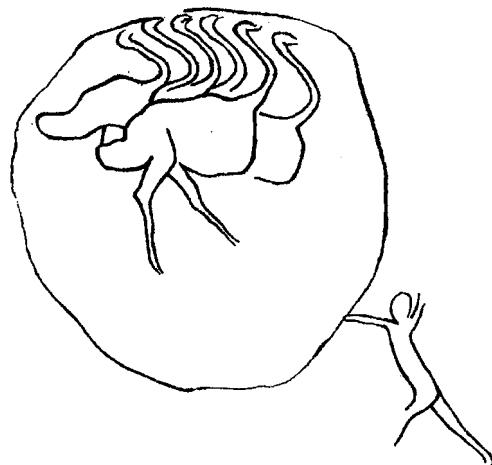
[1] 这是休·尼博利（Hugh Nibley）和柯蒂斯·莱特（Curtis Wright）等历史学家提出的论断，请参阅本章末所列相关参考书目。

[2] K.H.Basso and Ned Anderson, “A Western Apache Writing System: The Symbols of Silas John,” *Science* (June 1973): 1013–1022.

优于动物。不过在文明的蒙昧期，人类的言语受限于地域和时间，说话者不能保证其言语及思想原汁原味地传播他乡或留传后世。岁月的流逝可能曲解思想，个人成就会很快淹没于历史，100万年前的部落土语已然失传。

得益于记录的习惯，我们才对祖先有所了解。这些记载不像文献那般精确，但还是很好地展现了早期人类的生活。考古学家曾出土过有40万年历史的骨头，上面已经带有人类的刻写痕迹。在法国出土的一块骨头的年代没有如此久远，却引起人们格外的兴趣，上面刻着平行线、弧线及其他符号，显然是用于记录季节变化、降雨、洪水和其他自然现象的。放射性碳14法测定这块肋骨有13.5万年的历史^[1]。不管早期刻录者的刻画技艺多么精湛，都远不能表达想法、情感和抽象概念。如果没有“原创艺术家”的亲临讲解，这些刻录也就丧失了意义。

为了充分和他人分享思想，智人需要某种能让其言语穿越时空的办法。于是便有了文字——人类文明进程中最具革命性的发明之一。



石壁画

这幅石刻——技术术语叫岩画，因为它刻在岩石上——表现了一位猎人想像中的被魔力圈套牢的6只火鸡。

文字趋势

我们的祖先对文字的重要性极为关注，因而很多古代神话给文字起源赋予了神圣的色彩。一些古印第安人中流传着一句老话：“神佑创制文字者。”^[2]文字起源是文字考古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兴趣所在，考古学者对人类开始有目的地构造信息的时代加以研究，并将文字起源期锁定在几万年前，即人类学会使用可见符号传情达意的时期。这些符号是信息传递的方式，后来也成为一种艺术表现，但不是正式意义上的文字。最初人们只对在坟头堆石块这种地址性标记感兴趣，猎人们则把一些枯树枝摆在地上来指示兽群出没的方向。

[1] James Norman, *Ancestral Voices* (New York, 1957), 7.
[2] 引自 Ernst Dobhofer, *Voices in Stone* (New York, 1961), 13.

早期标记者使用有刻痕的树棍和石头、装在袋子里的卵石、绳子打结等各种东西来记录牲畜和农产品数量。助记符号只限于做统计，可能并不用于记载史实^[1]。

大概正是助记物的繁杂性激发了我们祖先寻求简便方法的热情。最终他们缩小了像石头堆这样的各种构筑物的规模，改用象征性的方法。他们对现实世界加以理解，把图示刻绘在兽骨、木头或石头上，再后来刻在洞穴墙壁上。对于人类缘何开始刻绘众说纷纭，但交流的愿望，即让他人了解自己的愿望似乎一直都在。人类开始使用刻绘标志着其进化过程中的巨大进步。事实上，刻绘使人类迈出了创制文字的第一步。文字面世三步曲如下：

1. 象形阶段（Pictographic）：象形图绘制的是一件物品或一桩事情，大多很简单。例如，画一个圆，再在圆周围画上放射状线条就表示太阳。当然也有复杂些的，比如先画一头野兽，再在旁边画支长矛就代表狩猎之意。刻在岩石上的画叫做岩刻，绘于岩石上的则叫岩画。尽管几幅象形图组在一起就有可能讲述一个故事，但其传达的意思会受限于图示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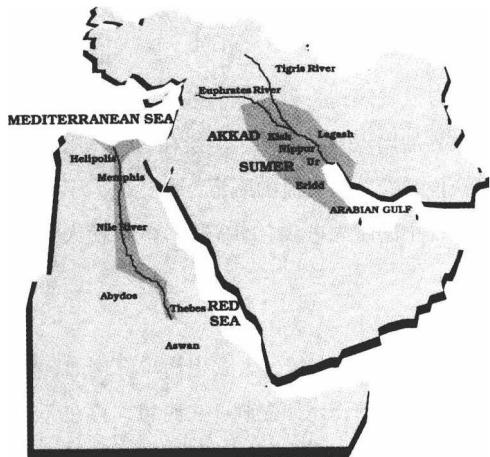
2. 表意阶段（Ideographic）：表意符号以比较复杂的手法弥补了象形图示的主要缺陷，象形图案本身无法表达观点或爱慕、寒冷、危险、幸福等抽象的概念。为了就生活中无形的东西进行沟通，部落成员们必须通过共同认可某些图形的附加意义来将象形图转化为表意符号。比如，某一原始部落可能会认同日轮和轮状射线不仅代表太阳，也代表势力或温度。表意阶段对部落成员的智慧提出了更多挑战，并要求社会组织化达到相当程度。在表意符号阶段，图形表示了物品或事件的名称继而成为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的重要进步。

3. 音标阶段（Phonetic）：该阶段见证了口头语和书面语的“联姻”。一个图形成为一对一代表某声音的独立符号时，表音文字出现了。这时口头语就可以用组合符号加以描写，于是文字被简化了许多，而表达的意思却更加准确。文字发展的这一阶段进程缓慢，很多部落未能企及。雏形时期发展起来的复杂的音节文字使阅读者很难轻松理解。最终出现的是较为简单的使用字母表的文字。这一最新改良摒弃了用音节表声而改为使用一对一字母复合表声。

文字与上古文明

标记显然与文字的诞生联系在一起。在古代近东地区上古文明发端几千年前，有些民族已经开始使用一种类似于现代“书信”的新系统来记录，使用的工具是装有代表牲畜的标志物的中空黏土球。球的大小与棒球相仿，为圆或椭圆状。球里装的标志物呈球形、圆盘形、圆锥形、圆柱形和三角形等各种形状，这种标志物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分布遍及阿拉伯沙漠北端，从今日以色列到波斯湾的广阔弧形区域，也就是上古文明发源的新月沃地。

[1] I.J.Gelb, *A Study of Writing* (Chicago, 1963), 4.



河谷文明

公元前 25 世纪，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谷地带形成了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

历史学家通常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区域视为上古文明发源地。公元前 3000 年左右，苏美尔人在这里缔造了一个城市社区。苏美尔人来自何方仍是个谜，但他们肯定是从周围山区进入两河流域的，他们最初的家园很可能就是新石器时代种植文化遗址所在地，位于今天伊拉克的丘陵带及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的毗邻地，这一河谷居住地最终演变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都更为复杂的城邦。历史学家用“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描述这些条件下诞生的集体生活。城市生活的复杂性也体现在记录农产品数量和认定私有财产的必要性上，于是最原始的文字便应运而生。

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刻在 1998 年埃及出土的黏土板上，但是文字的创造者是苏美尔人。这些富有创造力、身材粗壮、留着短发、不留胡须的人，需要某种方式来记录他们的个人财产。祭司则需要记录庙宇拥有的财富，即农民为使用灌溉水和得到对来年收成的祈福而向神进贡的贡品。一开始，苏美尔人靠在泥板上画道来记账，后来使用了更为有效的在呈锥状或钟状的石头或金属上刻写的印刻法。2000 年，一位考古学家在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境内）发现一块他认为可追溯到公元前 2300 年的石板。这块不大的石板上刻着四种到五种被认为是文字的红色符号，而刻板出土时那时是什么人的定居点就不得而知了。

圆筒印章的发展是在刻板基础上的重大进步。苏美尔人在湿胶泥上滚转刻有楔形文字的圆柱石来连续记录物品的所有权。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现代印刷业使用的大型滚筒和古老的圆筒印章间的相似之处^[1]。

毫不夸张地说，圆筒印章推动了文明的发展。流传到异域的记录苏美尔地区日常生活的图画和文学作品，促进了整个近东地区的文化传播。其中以乌拉克 (Uruk) 的传奇统治者吉尔伽美什 (Gilgamesh) 为主人公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是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之一。故事主要讲述了一场只有一艘大船上的人们幸免于难的毁灭性的大洪水。

滚筒印刷术时期，追求轰动效应的艺术手法 (sensationalism) 初露端倪，公元前 2340 到公元前

[1] Karlen Mooradian, "The Dawn of Printing," *Journalism Monographs* 23 (1972): 9 and 35.

2125 年前，苏美尔人一度被阿卡德（Akkadians）和其他民族所统治，其文学创作的主题中充满了对武士强壮体格的溢美之词和越来越多的关于暴力的描述。

苏美尔人最终把文字发展至成熟阶段，创制了把口语和文字结合起来的表音文字。到大约公元前 3100 年时，他们已经在使用完整的文字系统，这还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次。不过和其他河谷文明一样，苏美尔人未能把文字推进到使用单音字母组成的字母系统以简化音节文字的水平。另一支在尼罗河流域发展起来的民族确实用单音字母表简化了其大部分语言，但是就连古埃及人也没能实现完全利用音标书写。

古埃及文字

人们对古埃及文字的发端和早期进化的了解不及苏美尔文字。古埃及字母表似乎不曾经历苏美尔文字那样缓慢的三阶段发展。埃及人在很久以前推进其文字至音标阶段几乎算个奇迹。他们在最开始的史前时代是在陶器上画画。在象形阶段和表意阶段他们用技巧很高的绘画来表示鸟类、动物和诸神。就在公元前 3000 年后不久，埃及人突然开始使用表音符号，这是一种用图画来标音的音标系统。文字考古界对这种进化为何发生得如此突然颇有争议。

埃及文字的早期成就可能得益于苏美尔文字的影响。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最广泛融合的时代，埃及文字在某些方面显现出与苏美尔文字惊人的相似。埃及人很快从苏美尔人那里借鉴了圆筒印章、砖砌和陶轮等发明。随着记录用材料更加容易取得以及人们生活需求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埃及文字衍生出以下三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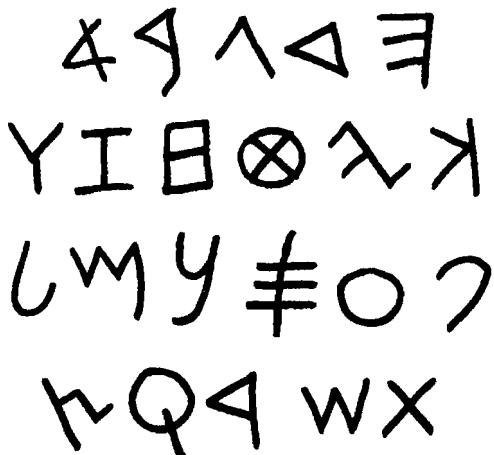
1. 象形文字（Hieroglyphic）：象形一词属于希腊词源，字面意为“神圣的刻字”。象形文字主要用在宗教陈设上，用于纪念碑、祠堂墙面和墓碑的碑文，也用于写在纸草纸上的文献。象形文字似乎也有些世俗的用途，但主要是供古埃及的祭司们用作与宗教相关的有些神秘色彩的书写。埃及象形文字同时具备表意符、音符和其他一些音标文字的特点。

2. 僧侣书写体（Hieratic）：古埃及人在日常商业贸易、书信往来、行医活动和文学创作时使用一种写在纸草纸上的草体字，这种字体不如埃及象形字那么形象，但肯定是其变体。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僧侣书写体将象形字赋予了刷笔挥就的风格，并把一些符号稍作变动。“僧侣书写体”得名于希腊词源“heratikos”（意为“神灵”），但在古埃及，它的意指既包括宗教书写也包括世俗书写。

3. 通俗文字（Demotic）：在古埃及，通俗文字（“通俗”一词是希腊词源，意为“大众”）最终替代僧侣书写体成为大众在生活中使用的文字。公元前 7 世纪时，僧侣书写体中的草写和简写多得只有神职人员才有可能掌握，于是它最终演化成僧侣专用文字，而文字也就此流行开来。很难说通俗文字是从象形文字演化而成，它是把整组的象形符号合并成为一个字符，而且混合运用了象形符和声符^[1]。

[1] Hans Jensen, *Sign, Symbol and Script*,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George Unwin (New York, 1969), 71.

古埃及文字包括 24 个独立的辅音字母，但它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拼音文字，来自宗教和社会的阻力妨碍了埃及人在文字创制上取得更高成就。在古代埃及，负责记录的抄写员把象形字符神秘化，当时的权力机构也反对文字的普及，所以古埃及的僧侣书写体和通俗文字始终未能摆脱象形文字的特点，进一步发展成为标音文字^[1]。



腓尼基字母表

当今西方使用的文字表起源于大约公元前 1600 年的腓尼基语，左图所示的 22 个字母可追溯到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其中一些字母的设计还完整地保留在现在的英语字母表中。

第一套字母表

字母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字母表是一套符号系统，每个字母对应一个独立的发音，最早出现在古代中东。1999 年研究人员在埃及出土了一块公元前 1900 年到公元前 1800 年间的石灰岩，上面的闪语刻印证实了此地有过对字母表的最早尝试。刻印文字的时间大约与《旧约》中记载的希伯来人被囚禁于埃及的时间吻合^[2]。英语字母的源头是腓尼基文，后又加入希腊语的成分，而希腊字母表的使用者则是居住在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闪族人。

究竟腓尼基人是独立地始创了真正意义上的字母表，还是仅仅借鉴了他人的成就后将其传播到希腊等地都还只是推测。古埃及象形文字使用的 24 个单音节符号证实了埃及文字曾对字母文字的发展有过重要影响。关于苏美尔象形文字是否起过同样的作用争议颇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希腊人采用了腓尼基文字，这一点通过两种字母文字几乎一致的形状、顺序、名称可以得到证实。比如闪族语中的 aleph, beth, gimel 分别对应希腊语中的 alpha, beta 和 gamma。

腓尼基商人把字母文字的使用视为横跨整个地中海地区，历时千余年之久的一套贸易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因如此，闪族人使用的字母文字得以流传他乡，被广为借鉴。从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家乡（今日黎巴嫩和以色列）出发，腓尼基商人漂洋过海到达希腊所属岛屿及其内陆，很快在那里建立

[1] David Diringer, *Writing* (New York, 1962), 48–50.

[2] John Noble Wilford, (“Egyptian inscriptions set earlier date for alphabet”), N.Y.Times News Service, 14 November 1999, and Salah Nasrawi, (“Alphabet debate will not be easy”), Associated Press, 13 December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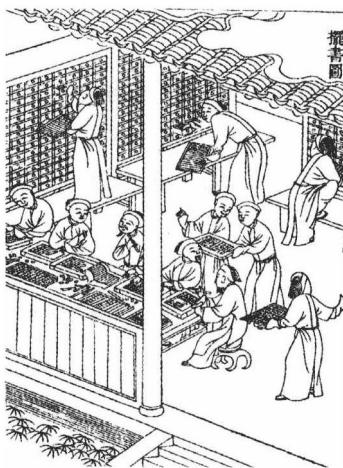
起聚居地，留下大量用字母书写的碑文。古希腊文明中传承于腓尼基文字的字母表奠定了希腊罗马字母的基础，最终成为西方各国使用的文字。

汉字和印刷术

和其他了不起的古代文字系统一样，汉字也有着独立的发端。尽管中东文字也有 3000 年历史，但汉字因其是仍在应用的最古老文字而独树一帜。在 4000 年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变化相对较少。汉字和其他文字系统一样从象形阶段开始，慢慢注入拼音成分。公元前 2205 年，夏朝青铜器上的刻字是最古老的汉字，而公元前 12 世纪人们把巫师口传的神谕用文字刻在兽骨和龟甲上。

在公元前 3 世纪之前，汉字主要刻在兽骨、石头、木片、金属和竹片上。之后的 300 年中，一些新发明改变了刻字技术，人们用松灰或黑土制成墨汁，又发明了一种蘸墨的鬃毛画笔，还发明了便宜且方便携带的纸张。公元 105 年，掌管兵器制作坊的太监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他把切碎的植物纤维、树皮、大麻破布与水和在一起，再把浆状物倒在竹片制成的筛子上，沥干水后，薄薄的纸张就制成了。中国的造纸术在公元 600 年传到朝鲜和日本，公元 751 年传入阿拉伯地区。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埃及等地都很快出现了造纸作坊。公元 11 世纪到 12 世纪间，造纸术经西班牙传到欧洲。13 世纪时，欧洲开始进行纸张生产，和欧洲商业革命的萌芽紧密联系在一起。

造纸术发明几百年后，中国人又发明了印刷术，他们在木版上刻字，上墨后压印在纸张上。这项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使用印刷机、纸张和油墨的现代印刷工艺的诞生。印刷工匠用木版刻制了必需的大量汉字，在 9 世纪中期开始书籍的印刷。1045 年，铁匠毕昇发明了使用铜、黏土和木头做字模的活字印刷术。这项发明后来并未像活版印刷术那样在欧洲大受欢迎，因为欧洲的文字印刷不需要汉字那样多达 4 万个的字符^[1]。



早期印刷工

中国人在书写和印刷方面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在欧洲《谷登堡圣经》成功印刷前 400 年，中国人已经学会了使用活字印刷机。

[1] Oscar Ogg, *The 26 Letters* (New York, 1961), 188.